

# 澳華新文苑

## 第1083期

### 留待天空來丈量——《歲月的聲音》代序

武陵驛

澳華名作家心水，將這段疫情期間日常的與非日常的生活，化為一篇篇虛實交錯的短篇故事，彷彿時光快跑所記錄下的一陣陣聲響。

這本小說集收錄了三十二篇微型小說和二十一篇短篇小說，文字沉穩質樸，題材包羅萬象：有的寫下大時代的一角，如以真人真事改編的〈娥姑〉、〈嘆息湖〉；取材自生活，帶有醇郁煙火氣的〈網中情〉、〈匹夫匹婦〉；科幻奇幻，讀來令人驚奇的〈日本妻子〉；以現代武俠包裝，頗具傳奇風味的〈六齡〉、〈王者之劍〉；更有如作者化身，寫盡海外華僑辛勞一生的〈歲月的聲音〉。在這些虛實交採、或寫實或奇幻的文字中，承載的是作者心水八十年人生的記憶和感悟，凝鍊而成這五十三篇小說，彷彿仔細聆聽，就能聽見漫漫歲月歡快馳步，所發出的噠噠聲響。

心水以將近八十歲之齡，持續創作產出天馬行空而不落俗套的小說故事。

十七世紀，倫敦爆發大瘟疫，疫情來得凶猛。劍橋聖三一學院也不得不關閉。牛頓因此被迫回到出生地伍爾索普莊園，在一年多的隔離歲月中，他發現了改變世界的萬有引力定律。那年被稱為牛頓的「奇蹟之年」。二十一世紀，全球大瘟疫復燃，心水老師也在為疫情困頓的隔離生活裡，完成了這部短、微、微小說集。對於行過近兩百座城池、逾百萬公里里程的高齡寫作者來說，這樣的寫作經歷、精力和成果，不妨視作心水的「奇蹟之年」。

心水老師諄諄囑我為此代序，這不僅是對一個海外文學寫作後輩的信任，更是才不逮的小僕的榮耀，教筆者唯有誠惶誠恐。鑑於心水老師非但是怒海餘生、著述勤勉的耿介文人，也是本城方正敦良的德高望重，一時之間，教我不知從何處落筆是好。

回想認識心水老師的緣起，當是澳洲作家沈志敏兄的引薦，得以加入心水創建的「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第一次面晤，應是在新金山圖書館舉辦的世華交流協會改選，見到了從新加坡趕來的新任郭永秀會長以及老會長心水，彼時友雲集，高朋滿座，往來喧嘩無白丁。

及至再次會面，已是墨爾本封城期間的二零二零年了。大災之年，趁解封間隙，蒙心水、婉冰夫婦熱誠相邀，志敏兄和小僕叨擾其大隱隱於此的查德通市，在附近的海風味餐館小敘，席間無事可把，然實主言談甚歡，曾相約下次換到小僕處作東。誰知，此後疫情纏綿，封城不斷，竟而連封六次。墨城創下新冠病毒疫情封城世界時長之最，此約難踐，唏噓不已。

時值疫情時代展望，歐洲正兵荒馬亂，東亞也頻頻清零，幸得書齋半日閒，容小僕用拙筆為其細細數算文學行程。心水，本名黃玉液，常用筆名醉詩、無相、老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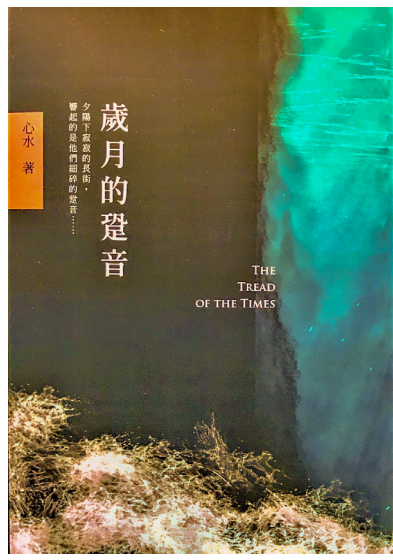
祖籍福建廈門翔安，生於越南湄公河畔巴川省。幼酷愛文學，十七歲即開始創作生涯，至今著作等身，已出十二部文學作品，雜文集《散沙族群》將刊行。長篇小說《怒海驚魂》完成英譯，為著名英文出版社買下版權。迄今共獲海峽兩岸暨澳門頒發十四項文學獎，以及十五種服務獎。先後與友人聯合創辦「風笛詩社」、「澳洲華文作家協會」、「墨爾本華文作家協會」、「維州華文作家協會」，並獨自創辦「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目前已吸納一百三十餘位作家、詩人、學者，分佈世界各大洲。心水不虛此行，為宏揚多元文化和承續華語寫作傳統竭盡全力，尚未到蓋棺論定，然而，確已臻於海外華語文學前輩的風範。

心水的小說師承淵源無疑是傳統的，接續了東南亞華裔寫作的一支，可以辨認出其中國古代話本演義的影響，十九世紀現實主義的根基，乃至以金庸為首的港澳武俠小說的薰染。在他的短篇小說世界裡，焦點大多貫注在移民落地前後情與愛的糾纏上，塑造的人物有家花不及野花香的木生（〈劫後〉），有倖倖沒有鑄成性過錯的宇文德（〈換妻記〉），有基於在越戰期間教書經歷、更接近於作者本人形像的安海大哥（〈歎息湖〉），也有在驚天閃現幽靈般出現又隱遁的阿蘭（〈美麗的錯誤〉），有被信仰之愛救拔出絕望之海的林秋（〈不變的教職〉），但也有在澳洲種族歧視中直面抗爭的勞倫斯（〈東方人〉），而這個勞倫斯當然也就是《歲月的聲音》中的那個作者自況黃波。心水對家庭價值的看重、對澳大利亞的感恩以及對家鄉南越的熱愛全都躍然紙上。

心水的長篇再現了早年的越戰逃亡、怒海浮生，他的短篇則續寫了中年以後安居澳洲的生活點滴，雖有題材和篇幅差異，兩者卻是一體兩面地和諧。作家未必文和人合一，然而，心水的短篇小說，的確文如其人，透出正直誠懇的價值觀，並不炫示技巧，筆力樸拙，行文平實，全無西化的句式，煥發著鮮明的東南亞華語寫作光彩，卻已經走到熔異域風土與華裔人情於一爐的軌道上。在筆者看來，這是一些對讀者娓娓道來的「親近而溫暖的話」（里爾克語）。

心水的創作成就，主要在於以投奔怒海的個人經歷為基礎而作的兩部長篇小說，業已成為越戰華語寫作的經典名篇，在此無須贅述。心水其人，作為澳洲華語作家個案，我們仍然可以從他所作的短篇小說和微型小說，來研究海外華語文學的發生、發展、變化的微妙姿態，認識其中濃得無法化解的原鄉之情和新鄉之結。

如果說澳華小說創作是一扇照進旭日光輝的天窗，心水的小說便是飛過天窗的那群晨鳥中間的一隻，不以絢麗多彩的羽毛傲人，卻是翩然早起的先行者，羽翼所達到的高度，也許容不得我們這些後輩妄言，卻要留待天空來丈量。



心水新著《歲月的聲音》封面

## 王羲之的老師衛鑠

蕭虹

衛鑠（272-349），字茂雲，世稱衛夫人。她是中國最早的知名女書法家；極負盛名的書法家王羲之（309-約365年），曾在她門下學習書法。

衛鑠是西晉人，出生於河東安邑（今山西境內）一個很有名望的士紳家庭，祖上自漢代即以儒學聞名。她和衛觀的關係，雖然沒能清楚確定，但有充分的間接證據顯示兩人份屬祖孫。衛觀官至魏國尚書僕射，是衛氏家族中以書法知名的第一人。據說他酷愛各種書體，且無不精通。衛鑠長衛鑠在西晉廷尉，對推行晉代法理，頗有建樹，史書亦有記載。她叔父衛瓘（220-291）是西晉開國之君武帝（司馬炎，236-290；265-290年在位）的心腹謀士，在魏晉兩朝均擔任了多個要職。他擅長草書，可是他在政壇上的威望更為矚目。衛鑠的堂弟衛恒（衛瓘兒子），擅長草、隸，寫了一卷專論名為《四體書勢》。《晉書》內他的傳記中，收錄了這篇論著，而它也成了書學的經典之作。後來衛鑠出嫁，夫家也是世家，但聲望不如衛家。丈夫李矩，官至江州（今江西一帶）刺史。兒子李充亦以書法聞名。李充曾任剡縣令，後任大著作郎。他的貢獻在於創建四部系統來分類典籍，這個系統自劉宋王朝起沿用現代初期。

《晉書》沒有衛鑠的傳記，我們所知她的生平點滴，都是從散落各處的資料補綴而成，如她的男性親戚的傳記以及書法作品。根據兒子李充的傳記，李充幼年喪父，家境極度窮困。李充曾經為朝廷要員當過僚屬及文書，可能所得薪酬微薄，後來只得向上司求告，謀個收入較高的地方官差缺。但不久母親便去世。由此可以推斷，衛鑠是在貧困中把兒子撫養成人，待家境改善時，她已享受不到。李充的傳記還提到他擅長楷書，這也是他母親聞名於世的字體之一；並說他的技巧可與漢魏知名的書法大家鍾繇、索靖相比美。傳中未提及母親衛夫人對他書法的影響，卻說時人贊賞他的書法，視他為書法大家。

李充能以書法享盛名，缺少不了衛鑠的教導與影響，這是顯而易見的。但她的名字未能在《晉書》中出現。到唐代（618-907），她的名字倒經常在早期論述書法的文章中出現。也由於這些文字，即是片言隻語或間有謬誤，衛鑠才為人所知。據稱她師承鍾繇（230年卒），妙得其法。可是鍾繇在她出生前四十來年已謝世，不可能當面傳授給她。不過，她祖父衛觀和鍾繇同朝共事，兩家或有通家之好，她可能受教於鍾家後輩，更可能是鍾家女眷。不論出於何種情況，鍾繇是名聲響亮的書法大家，不少人見過甚至收藏了他的作品。衛家人既愛好書法，又樂於命筆揮灑，一定有鍾繇作品的摹本和拓印本。習書者慣常會從

臨摹名家作品起步，衛鑠可能是大量臨摹了鍾繇的碑帖，終於成為他的非正式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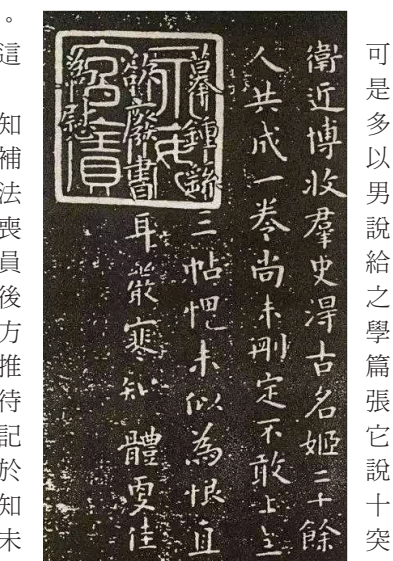
衛鑠並無作品存世。有篇被認為是她所寫，其實是唐朝人李懷琳的偽托。論家將她的書法和鍾繇相比時，指出她的字「瘦」，按此推斷，她的字，應筆力雄健，清峭骨立，或許不類一般婦女字體那樣嫵媚婉麗。據說她十分留心自然現象，並將觀察所得融入書法。對於筆法，她要求「點」像高山墜石，確確有聲，如山裂石崩之響；「豎」像萬年枯藤一樣蒼勁強壯。她以精於隸書、楷書和行書而聞名。

在衛鑠的書法家生涯中，有兩件事讓她揚名，因此值得特別提出。一是她撰寫了論述文字《筆陣圖》。該文僅千字左右，從題目推測，原本應有圖解，但她今僅有文字留存。文中批評時人想一夜當上大書法家。她對選擇筆、墨、紙、硯提了切實的建議，接著指出寫字的正確姿勢，進而解說基本筆劃與書寫要領。該文不像其他初學者那樣，文字華麗而表述含糊；而是明確實用，對初學者幫助尤大。該文對後世許多有關使用毛筆的文章，影響很深。

二是衛鑠成為王羲之的老師，而王羲之可以說是中國和東亞最偉大的書法家。衛鑠是王羲之的母親王曠的表親，比王羲之大三十三歲。兩人既是親戚，年齡又相差甚遠，所以當時即便很講究男女授受不親，他們女師弟的關係亦屬合理。一份年代較晚的資料說，王曠從衛鑠處，獲得蔡邕書法之道再教給兒子王羲之。還有一篇人們都認為是王羲之寫的文章，在文中王羲之自稱是衛夫人的學生，但卻說從衛夫人學書是浪費時間。這篇文章沒有收錄在王羲之的文集，卻在唐朝張彥遠所編的書法集內，近代學術界已質疑它是否可靠。唐代的一部書法專著亦有不同說法，說王曠將書法論述筆法的論著，拿給十二歲的羲之研讀。衛夫人注意到她的書法突見精進，懷疑他曾閱讀前代筆論。她垂淚說道：「此子必蔽吾書名。」這種軼事似乎是在王羲之名聲遠勝老師之後編造出來的。

除王羲之外，衛鑠至少還有兩個學生，一個是兒子李充，另一個是丈夫的侄子李式。李充工於楷書而李式擅長隸書，兩種書體都是衛夫人精通的。她還擅長行書，這也正是王羲之的專長。

不論王羲之對少時的老師是怎樣想，他曾就學於衛夫人之事不容否認。在中國古代，生為女子的衛鑠，沒有王羲之享有的機會，可能因而不能充分發揮潛能。王羲之在唐代成了備受尊崇的人物，至今也還是家喻戶曉；反觀衛鑠，唐以後的書法論著中，愈來愈少被人提及了。時至今日，我們應該記取，她至少有一項貢獻，就是成為鍾繇和王羲之這中國早期兩大書法家之間的橋樑。



衛鑠《古名姬帖》刻帖

## 黃鶴樓的哭聲

塵埃

（編者按：開始於武漢並造成全城大規模死亡的新冠病毒肆虐人間竟已三年了。悉尼詩人塵埃這首長詩寫於2020年3月1日當初武漢肺炎疫情期間，他悲憤地寫出黃鶴樓悽烈的哭聲，並預言般指出黃鶴樓的哭聲不會停。他發人深省地喊出：武漢病了，一同病的，還有真相！

如今，“清零”終於以失敗收場。“白紙運動”在全國各地爆發後不到兩個星期，中共從“堅持‘動態清零’決不動搖”到絕口不提“清零”，防疫政策完全倒轉過來。一夜之間，毫無預警，風向劇變。好像在習總一聲令下，新冠病毒突然全線潰敗；好像12月7日以前，只有新冠是病，其他都不是病，而12月7日以後，其他病都是病，只有新冠不是病。現在，官方故事線將是淡化、編造、掩埋、遺忘，並引誘愚昧者又一次歌功頌德，謝主隆恩。但是，三年來那些反人道、反人性的“清零”方針政策手段造成無數慘絕人寰的次生災害還歷歷在目。從2020年1月3日武漢中心醫院李文亮醫生被訓誡、被犧牲，到2022年10月13日彭立發在北京四通橋上掛起兩條石破天驚的橫幅再到11月26日南京傳媒學院女學生李潔琴白紙抗議以及他們的被失聯，人們有數不清的觸目驚心的事件永記於心，激發他們覺醒並起來抗爭。有朝一日，“清零”的制定者、施行者必將在民眾覺醒的洪流中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

稀疏的星空，驚悚地眨着眼睛。空蕩蕩的眼框，是心神未定的悲涼。孤獨的黃鶴樓，已是鶴去樓空空，一同去的還有一個吹哨人，叫文亮。武漢病了，一同病的，還有真相。

風，在無人的廣場哭泣，雪，在路燈下紛飛。鬼，可以自由地出沒，人，被鎖在了籠裡。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上天報應，或是叢林與禽獸達成的默契：把春節改為葬禮，把死亡作為假期，把維維當作生命，把生命當作兒戲。

我站在長江頭眺望，每一朵浪花都帶上了白色的口罩。我把耳朵貼近大地的心臟，聽見它在急促地呼吸。有風傳來死亡的噩耗，我左手緊抓著右手，好像摸到了自己的屍體。

一城的石林如碑，一城的蕭瑟淒涼。誠惶誠恐卻已習慣點燭的靈魂，沒有時間考慮生命的意義。我想在城牆時尋找一片無辜的瓦礫，嵌入災難的牆後人面壁。那一定是一個，令人失望的命題。

二月，有一個千年不變的歡慶，今年卻瀟灑在一城的哀聲。沒有悼詞，也沒有葬禮。來者無聲，去者無息。公元2020年的農曆新年，只因魔鬼搶斷了一聲警笛，

見證你，又過了一日的驚慌失措，活著是每天給自己的驚喜。棺材一樣壓抑的天花板，像一手遮天的烏雲，把一座城裝進了地獄。我弱小的手臂抓不住門外的光線，眼淚在迷茫中滴落，歲月洗刷著回憶。想起灰皮薄的白骨，想起被吃光的樹皮，沒有翅膀，沒有利爪，夜很黑，

世上沒有從天而降的救星，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鏡子很恐懼。看見你今晚把眼睛交給了失眠，明天把生命交給運氣。活著是否真好，我開始懷疑。

眼中無淚，鍋中無米。城市，在無盡的黑夜，焦慮，失望，怒吼過後，慢慢靜如墳地。像鐵鏈下的一條狗，無力嘶叫，任命運宰割。我不會輕易流浪，可當我看到鮮活的生命轉眼便是無蹤，還是不能自己。人會變成青煙填滿天空，災難過後，我想拿誰言的命，來填補我內心的痛。

一把傘避不住漏雨的城，一堵牆擋不住滿城的風。陰森可怕的世界像是末日的到來，你卻把我恐懼的淚水說成是在感激涕零。把天使與魔鬼格鬥的慘烈，描繪成一幅歲月靜好的風景。讓我拒絕你悲憫的感動吧，一同拒絕絕你沉溺於受害的平庸。活著是一種簡單的幸福，幸福的味道不應有血腥。那些敢於直面生死的勇士，請不要把我們消費成災難的花瓶；也不要英雄，來裝飾你的英明。我選看不見天光，可聽見有人在醒。

那一篇篇頌聖的高歌，那一群群“正能量”的群眾，我只想到謊言可以誤國，沒有想到黃河的泥沙，沉澱了那麼深厚的奴性。封了嘴，封了城，封了耳朵，也放不過眼睛。可你還是能安享黑暗，樂在其中。我相信雪崩前的每一片雪花，都已為自己的死亡挖好了坑。

封口八人，閉戶九洲！我的失望，我的相信，我的眼淚，我的沉重，還有我的文字，我的吶喊，我的黑暗，我的光明，都封埋在這座城。我是在釀酒嗎？這一壇千年的中國紅，裡面封的是鮮活的生命！

如果我一生的爭強好勝，都是為了一個主義不被人拋棄；如果我一生的竭盡全力，

悲劇總會有過去的時候，災難也總會有終，茫茫江湖海川大江南北，黃鶴樓的哭聲卻不會停。汨汨的淚水是獨裁者的甘泉，民間苦苦的哀求使他們最喜的風景。（01/03/2020）



李文亮醫生去世後，人們悲憤地為他畫像。



街上悼念李文亮醫生的標語



封門的“幸福貼”

## 難忘的澳洲的歲月《我的故事》圖片展在悉尼隆重開幕

2022年12月3日，由澳洲新藝術聯合會主辦的《我的故事——在澳洲的日子》圖片展開幕典禮在悉尼Chatswood中華文化中心隆重舉行。

此次圖片展是繼2022年澳洲新藝術聯合會成功舉辦《澳洲傑出華裔藝術家作品展》和成功出版記錄一代人歷史的《大地留印》第三冊之後又一場大型活動。

下午2點，主持人西悉尼大學澳華藝術文化研究院院長韓靜教授宣佈開幕典禮正式開始。

前來參加開幕典禮的嘉賓，他們是：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召集人何懷先生、著名藝術家關偉先生、著名詩人映霞女士、著名僑領八歲老人王慶輝先生、Parramatta市議員Henry Green先生、中國著名海派作家淳子女士、喬治河市議員王斌先生、澳洲大西北商會會長王南峰先生和執行會長陳宇清先生等。

韓靜教授向與會者介紹了此次展覽發起的緣由。她說，兩個多月前，她與顧錚女士和唐培良先生聊起如何舉辦下一個活動項目的主題。想到了做一個“之前——之後”的圖片展，大家可以在之前加入的一個展覽，不管是誰，這與才藝沒有關係。因為，當

你來到這片土地選擇移民生活的時候，你的生活就發生了改變，你就開始了另外一種生活。最初設想是用兩張照片：之前和之後來展示你的故事。然而，創意發出去之後，每個人都有一個選擇困難：因為我們的生活太長，來到澳洲每一天都很充滿。你就會想，我到底選哪一塊的故事呢？這個選擇非常有意思，你自己選擇出來的，再看看大家選擇出來的，一定會有很多的感慨，所以說，這個展覽是很有衝擊力的。

Henry Green市議員致辭。他說，他很榮幸被邀請參加《我的故事——在澳洲的日子》圖片展開幕典禮。移民話題是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世界性話題，他的家庭，也是一個移民家庭。最近，他讀了一本書《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遺忘的中國移民》，今天這個圖片展用圖片來展示移民的歷史文化，更加生動。比如女詩人映霞的三十年移民故事，就充滿了艱辛、努力和奮鬥，更充滿了勇氣和信念。這個故事讓他印象深刻。他預祝展覽圓滿成功。

接著韓靜教授請多位參展者講述移民澳洲後的心路歷程。他們各有特色的生活、工作與貢獻，在會上引起

熱烈的反響。澳洲新藝術聯合會會長顧錚女士最後作了總結發言。她非常感謝大家，正是由於大家的參與，才有了今天這麼精彩的展覽。她有一個組織理念，就是“協會的生命在活動”。她說，澳洲新藝術聯合會也認同其他文化社團不同，在這個團體裡，有著名藝術家、作家、詩人，有歌唱家、朗誦家和戲劇表演家等，在這裡大家都是普通人，平等自由地聚集在一起，開展各種文化活動，為弘揚中華文化，為繁榮澳大利亞多元文化各盡綿薄。（唐培良供稿）



作品展部分參展者與嘉賓合照。

一百零一歲的黃慶輝老先生（中）也光臨作品展。黃老在澳洲度過了幾十年幸福時光，祝他福如東海壽比南山！